

文 宁

家里养了几十盆花草，有客人来，总要引着展示一番。

喜欢花草的，能立即叫出“蝴蝶兰”“马蹄莲”，更多的分不清“绿萝”与“豆瓣绿”的不同，看不出“金鱼吊兰”与“冷水花”有啥不一样，出于礼貌会夸一句“你家的花可真多！”好奇的，会追问一句：“这个‘五彩千年内木’开不开花？”

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作家张晓风讲过一个场景：五月，“极白、极矜持”的桐花满山遍野，每一块石头都因花罩而极尽温柔，强大的美有时令人虚脱。而当地一农妇对此却视而不见，且颇为诧异，“哪有花？”

作者看来，“花是树的一部分，树是山林地的一部分，山林地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生活是浑然化的一部分。她（农妇）与花可以像山与云，相亲相融而不相知。”好一个“相亲相融而不相知”，正可谓“南邻北舍牡丹开，年少寻芳日几回。唯有君家老柏树，春风来似不曾来。”

喜欢花花草草的，自然女士居多。席慕蓉在其诗作中，会化身一朵荷花，讲述着女性最神秘的情感——

“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/多希望/你能看见现在的我/风霜还不曾来侵蚀/秋雨还未滴落/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/我已亭亭/不忧/不惧/现在/正是/最美丽的时刻/重门却已深锁/在芬芳的笑靥之后/谁人知我莲的心事。”

作家舒婷在随笔中甚至不掩矫情地自言自语：“我的前生，我们的前生可能是一株栀子花或水杉么？”她对家乡的榕树、三角梅、木棉的描述，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款款深情、对生活的无限眷爱。

贪恋花草的男士也是有的，清代散文家沈复算一个。《浮生六记》“闲情记趣”卷，尽显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的艺术修养——“及长，爱花成癖，喜剪盆景……花以兰为最，取其幽香韵致也。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……次取杜鹃，虽无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剪裁。”文中对器皿与药材的匹配，对花木的修剪与品鉴，在今天看来，也算行家里手了。

在“迷惑植物芳名”的舒婷眼中，植物的名字体现了人类的观感、文明、智慧，充满想象力，“例如舞女兰、蛇目菊、灯笼花，因为它们的花貌像舞女，像毒蝎媚人的蛇眼，像倒挂透红的灯笼。火鹤花是缩小版振翅欲飞的火鹤鸟，或者说火鹤鸟是放大的休憩凝立的火鹤花。”还有的花名“有时却是音乐，悬铃木、喇叭花、约钟柳；有时是唐宋辞赋，剪夏罗、美女樱、唐菖蒲；有时是乡间民谣，牵牛、落新妇，荷包牡丹、打破碗碗花；有时是西域舞姬；波斯菊、东瀛珊瑚、地中海蓝钟花……”

只是，这些芳名在如今的花卉市场上，越来越难得听到了。

好好的“白鹤芋”，多形象的名字，市场上叫卖，肯定会换成讨喜的“一帆风顺”。类似的“步步高升”“鸿运当头”“幸福树”“发财树”之类的名字，被写在一张张红纸上，挂在花枝上招摇，一幅紧巴结主顾的样子。

曾买回家一盆“幸福树”，上网查了查，才知道她原来叫“菜豆树”或“豆角树”或“牛尾树”，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，都带着田间地头的气息。这也怪不得摊贩，如果卖花只是个营生，那么卖“夏威夷竹”或“山茶花”，跟卖土豆或拖布，没啥大的区别。

摆弄花花草草，或许是图个怡情养性，或许还不止。就像每次读到那经典的诗句“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”，总忍不住一种冲动——想抱一抱这美好的日子，哪怕几分钟前还在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琐事而愁眉不展。

花花草草给予更多的，还是一种象征，一种不息的生命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。就像泰戈尔《飞鸟集》中的诗句：小花绽放出蓓蕾，高喊着：“亲爱的世界啊，请不要凋零。”上帝对于庞大的王国逐渐心生厌恶，但从不厌恶那小小的小花朵。

“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”一位作家的话说得真好，借此收尾。

花儿在，岁月在

王太生

林洪的食堂，人多去了。或者说，好多人是冲着林洪的食堂而去。

这位大宋进士开办的食堂，去的往往都是文人，也有附庸风雅的人。

林洪的食堂里都是些蔬食，喜欢他的人，是一群素食主义者，他的那些菜，一派清川田园风光。

都有哪些菜？酥琼叶、苍耳饭、蟹酿橙、槐叶淘、拔霞供……印象较深的有一碟酥琼叶，林洪吩咐厨子，把琼叶蒸薄薄地切成片，涂上蜂蜜或油，再用火烤，口感大概是脆，味道清香偏甜，这种小煎饼，在城里吃不到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有了生活积累，才能猜度古人。那本叫《山家清供》的菜谱，是自己留给自己，写着玩的。有一回，我们几个人在山中，找了一家小酒馆，想到靠山吃山，点了林洪食堂里常有的几个菜，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，娱乐八卦，声色犬马，众语喧哗。

林洪是林逋的后代，都说林逋梅妻鹤子，其实林逋是有过妻室的，不然林洪从何而来？总不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吧。

古人推崇书法“三昧”：一味形美，二味神美，三味情美。

林洪的食堂很出名，当然是文人圈里出名，普通

人没有看过他的菜谱，也不知道林洪的食堂。比如，几个福建人，卖石头的，都是林洪老家那一带出来闯江湖，做生意的，算得上是隔代老乡，坐在店铺里聊天喝茶，他们说，不知道林洪的山家菜。

林洪的食堂里没有小龙虾、蒜泥的，还是麻辣的，一律没有。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原味，不会掩人耳目，隐藏什么，遮盖什么，让某种味道抑制，某种味道升华，去迎合一部分的人，山之外的人。

食堂，说白了就是个餐厅，供应饭食，茶水饮料的地方。旧时寺院或公堂中有之。

一拨人，中午在会食之所就餐。这个在晋代法显《佛国记》中早有记述：“入食堂时，咸仪齐肃，次第而坐。”意思说得明白，就餐前，顿衣洗手，缄默不言。

进食时，坐在食堂里，面对一盘饭菜，正襟危坐，咀嚼含英，表情肃穆，以示对食物的敬重。哪像

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，娱乐八卦，声色犬马，众语喧哗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有了生活积累，才能猜度古人。那本叫《山家清供》的菜谱，是自己留给自己，写着玩的。有一回，我们几个人在山中，找了一家小酒馆，想到靠山吃山，点了林洪食堂里常有的几个菜，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，娱乐八卦，声色犬马，众语喧哗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有了生活积累，才能猜度古人。那本叫《山家清供》的菜谱，是自己留给自己，写着